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羅允文

格物通卷五十

明　湛若水　撰

使衆臨民

易臨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

臣若水通曰臨卦上坤下兌故為澤上有地之象上臨下者也君子體此以盡臨下之道以兌水之能入物而教之以趨於善資深逢原日新不已也奚有窮焉以坤地博厚之能容物保民以遂其生包含徧覆

无遠弗届也奚有疆焉盡是二者而臨下之道得矣
為人君有臨下之任者不可不取法焉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臣若水通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文理密察足以有
别此自然之明照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鑿則傷於明而非自然之覺矣明夷一卦有明入地
中之象則傷於明而以察察之私智臨乎民民有不
安矣君子觀此象以臨民當神明内藴無作聰明而

自用晦故民之是非邪正無能遁其情矣語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隠慝者有殃為上涖衆者警之

書虞書大禹謨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以民不犯法歸功於舜得臨御之道也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嗣與世皆謂子孫也

延遠及也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
辜罪也經常也臯陶言臣庶不干正民協于中者非
予之功乃帝之德無過也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帝則
臨之以簡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帝則御之以寛刑罰
則父不及子爵賞則遠及其世其惡惡短而善善長
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與其殺之而害無罪者之生
寧姑全之而自失於刑法之常此其仁愛忠厚之至

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此德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夫帝舜之德大矣至矣而臯陶賛之不過曰簡曰寛曰好生何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已矣乾坤之廣大曰易簡而已矣聖人者體天地之大德而法其易簡故其並生之心與天地凖故天地並育並行而萬物不悖聖人並生而萬民不犯職此故也後世法網愈密而犯法益衆盍亦反求其本

矣

周書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文王保民之勤以告成王也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德而徽有恭德而懿其德之盛及於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愛之如赤子也於鰥寡則惠鮮之垂首喪氣者賚予賙給使之有

生意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舉天下之民而咸和之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之拳拳於民一食不暇者皆自其視民如傷一念之仁發之也為人君者臨民撫衆當以文王之心為心

周書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依勢倚法

皆好惡有加之意所以戒其偏也寬而制和而從容皆並行之意所以勉其中也此數言者最為精密心若茍偏喜怒予奪毫髮私意之萌即非公理也即是作威以削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而有其制則不偏於寬矣從容以和之則不偏於和矣夫戒其偏勉其中而後可以成中和之政也

詩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民樂之詞而此章見民樂文王之作臺也經始經營之始靈臺臺名亟急也言文王始為靈臺經營之時庶民皆來趨事赴功而供土木之役則成之有不待終日矣文王憂民之勞則戒以經始不可如是之急也於是庶民感文王之仁如子趨父之事赴父之功自有不能遏焉夫文王之作靈臺不免勞乎民也斯民樂之而不怨豈其情邪君民相體惟此心而已矣故經始勿亟文王之心真父母

之心也庶民子來斯民之所以體父母之心也君民一體如父子一心故歡欣踴躍自有以鼓動其心而自忘其勞也為民父母者可無愛民之心乎誠使臨民使衆如文王勿亟之心則民亦有子來之心至於危難變急之中尚可以得其死命而不忍去者況土木之勞奚怨哉後之人主無愛民之心視民如草菅至有閭閻弗食弗息愁苦怨極猶且土木煩興戰鬭弗息使之展轉而死為民父母如此豈望下民如子

弟之衛父兄哉及其一夫作難四方瓦解如驪山之役徒反為仇讐倒戈之民血流漂杵可不懼哉

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臣若水通曰此詩宋儒朱熹以為祫祭之詩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競強也絿緩也優優寛裕之意言湯之負荷天命在於得

人而得人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過剛則猛猛則民殘過柔則寛寛則民慢皆非得中之道也惟湯執中故其敷政於民者不競而過於強不絿而不及以緩故不競則不剛矣不絿則不柔矣優優乎大道之中此人心之所以歸天命之所以集也雖然湯之政所以得其中者豈外於一心哉蓋心之本體中正而已湯惟聖敬日躋顧諟明命不失乎此心之本體故政之所施一中正之本體流行而不息爾後之為政者

不求此心以立中正之體徒欲事事以求其中雖偶有所合議擬之際不覺已墮於過不及之偏矣安能恒其中耶故善為政者必本諸心以先立其大者

禮記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御衆臨民役之之恕也任老者之事言輕也食壯者之食言厚也任輕而食厚則民心得矣夫人情莫不欲逸苟食重而任輕則所欲與聚而民心歸矣是故靈臺之役庶民有子來之詠申

國孰戊而一時有楊水之嗟則亦可以見民心之向背也嗚呼鑒諸

雜記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夫道中而已矣或弛或張亦中而已矣故偏於張則過偏於弛則不及天地之否泰日月之盈虧寒暑之往來則固有然者矣故久於勞則力憊久於息則志逸而淫文武之治陰陽合道剛柔同德

天理之中正也使民如此則天下之民悅而願為之
使矣
緇衣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恭以莅之則民有孫心
臣若水通曰子者慈也孫者遜也夫慈信恭敬君民
上下同心者也以慈感慈則民心親以信感信則民
心固以恭感恭則民心讓使民親遜而不倍惟上之
所以臨御而感之者何如爾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章夫子雖為道千乘之國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敬者主一信者實心節用者量入為出不濫費也愛人者恵鮮子恵仁乎民也時使者凡有力役必以農隙之時不違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也五者事雖不同皆在人主之一心爾誠能存此愛民之心則施諸政事之間無非此心之形見而

事自能敬民自能信人自能愛用自能節不時使民斷有不忍為者矣故君心正而萬事理矣然則五者固為為治之要而君心者得非出治之本乎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答季康子之言也然康子之意在欲使民之自盡而聖人之說惟欲其以身而先民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吾之臨之者敬存於中而莊見乎外瞻視容貌之尊嚴威可畏儀可象則

民興起其敬上之心矣孝於親慈於衆孝足以為民之效慈足以結民之心則民興起其忠上之念矣善者舉之以歆動其善心不能者敎之以善誘其志向則善者益善而不能者亦勉於善矣民豈有不勸乎是故御衆臨民之道在乎為人上者躬行心得之間爾夫豈外慕而遠求之哉

孟子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得民心者在聚其所欲而勿

施其所惡爾蓋如富壽安逸是人之所欲者亦我之所同欲必由我之所欲而知人之所欲則必生之厚之扶之節其力所以聚其欲也貧夭危勞是人之所惡者亦我之所惡必由我之所惡知人之所惡則必不傷其生不困其財不危其身不盡其力而勿施之可也是則民之好惡不外乎吾之好惡而民心可得矣夫好惡民之心也亦我之心也欲得民之心必得吾之心則民心在是矣然則臨民之道豈不於吾心

而得之哉

孝經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臣若水通曰言思可道者度民之可道而後言則言有物也行思可樂者度民之可悅而後行則行有恒也德義可尊者凡立德行義必得大中之道為民之所共尊也作事可法者舉行政事必合至中之規可

為民之所共法也容止威儀必中乎禮而可觀進退動靜皆有定則而可度也如是而臨民民其畏威懷德而取象之是故德教成而政令行矣

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

臣若水通曰袚猶拂也考中度衷者考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恕以臨之也物事也則法也庶衆也制義庶孚者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也夫不得其民不足以濟事不得其心不足以得民故君子使民如承大祭而不敢忽焉精以和之忠以立之禮以順之信以行之夫然後得其心而得其民以之圖事何事不濟哉晉侯背外内之賂而怠棄四者吾知其遠不來近不和而大事去矣有天下者慎無以立

民之微而忽易之也

漢宣帝地節四年十二月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歳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制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

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
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弓弩
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
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臣若水通曰民不可以威制而可以恩感者得其心

也龔遂治渤海之盜以恩信代兵甲而羣盜化爲良

民可以爲使衆臨民者法矣

漢宣帝神爵三年八月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始

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俗多

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

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莫忍

歟

臣若水通曰延壽守潁川崇尚教化接待下吏恩厚約明或欺負之則痛自刻責及入為馮翊民有爭田閉閤思過郡中翕然所謂其身正不令而從者矣昔孔子為政於魯有訴其子不孝者孔子不治而季孫尤焉季孫未知聖人之道者也故暴母之陳元可使泣血而從善鸞鳳之德過於鷹鸇遠矣治天下者豈徒以法律為哉

漢光武建武七年冬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若水通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其仁政之施足以盡使衆臨民之道也杜詩南陽之政無愧於所謂愷悌矣召父杜母之德可以為千萬世臨民者之法矣

漢獻帝初平四年北平田疇奉使長安得報馳還謁祭

劉虞墓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臣若水通曰蒞衆之道禮法二者而已田疇立法制以為維持之具具禮教以為化導之本比威信所以行於邊郡而翕然化服也後世有專以法把持天下而不知禮教之具其如民心之服何哉居上臨下者尚留意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丁未上嘗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臣若水通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四海一家非

體仁者不能與於此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之所
以光被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以永清君天下
者不師堯舜禹湯之仁而欲保安至治雖有所施皆
不過意見而已何以體四海一家之仁哉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辛卯上曰朕於漠北所以
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
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
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

故也

臣若水通曰湯武之得天下順乎天而應乎人益天人之心一也太宗順民之欲民皆忘勞故能攘冦敵而臣服之以成振古所無之功然則君臨天下者盍亦順民之所欲哉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於民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臣若水通曰如保赤子言保民也傳曰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有同胞共與之仁則保赤子之心自不容已矣民之視其君猶赤子之視其父母饑寒疾苦罔不仰望焉為人上者茍能誠心愛民如慈母之保赤子則必為之求順其欲矣非天下之至仁曷足以語此今聖明好學體行仁道所以子臨億兆之道當不外聖心而自得之矣天下臣民幸孰大焉

柳宗元郭槖駝傳曰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

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駞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

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摇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駞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之曰官命促爾耕朂爾植督爾獲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臣若水通曰堯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聖人盡人物之性在順之而已矣柳宗元槖駞之論蓋本諸此方今之弊日甚矣蓋使司一局面也監司一局面也分巡一局面也分守一局面也州府一局面也縣邑一局面也是所謂一羊而九牧者也上有所令則下必

承之而擾民耗財又不特一吏不但如饕殘勞吏而已也是故長吏之不才者既多端以迫之而吏胥之尤不才者復藉其威以害之而令之所須況非促耕督穫之意乎聖明明見萬里之弊慎擇守令以任之或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充厥任舉得其人者賞之失其人者置而弗賞聖明必親疏其名于屏風以驗之三載考績守令有功者加賞而舉者亦賞焉或服采以章之或爵命以榮之而九載則超以擢之如是則

舉者實得其人為之守令無弗奮庸熙帝之載矣夫守令得人天下未有不治者故人主當博訪廣詢以為天下計而又清心以昭賢否之鑒然後近習不得而惑焉臣不勝願望之至

宋儒程頤曰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人同此心同此理而已矣故人

心誠而已臨政者以至誠感之則民無不應民無不應則化行而俗善矣程顥所在臨政而上下響應者豈非得其心之同然哉為政者當思所以感之者何物然後可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無所本哉

楊時謂莫表深涖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照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

臣若水通曰書稱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得中也表深臨莅嚴而不苛寬而有制其近是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嚴政嚴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非寬嚴合德得其中者也寬嚴得中政是以和此二者之所以不容於偏廢也伏惟聖明推而達之天下焉

張栻云今之為吏其號為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恤為能任而其號為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寛以磨稜為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撅

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禍及其後曰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

臣若水通曰政貴有恒所謂恒者得中道之常也故過則為察為刻為不恤焉不及則為姑息為縱弛為磨稜焉皆足以戕其國本禍其邦家以傷忠厚和平之氣也使無過無不及則剛柔中正可以納民於皇極之福矣此有天下者不可不慎抑揚之權黜陟之典也

國朝憲綱凡按察司官斷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抑者許赴巡按監察御史處聲冤監察御史枉問許赴通政司遞狀送都察院伸理都察院不與理斷或枉問者許撃登聞鼓陳訴

臣若水通曰君之於民一體者也民之情鬱而不伸其猶四肢之氣失其平而為疾者乎愛身者順其氣而通之愛民者達其情而安之斯已矣舜命士曰惟明克允張釋之亦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法者尚

其念諸

憲綱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革等事並聽

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

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

奏

憲綱風憲爲朝廷耳目之司宣上德達下情乃其職任

所至之處須訪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隨

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即具奏不可因循苟且

曠廢其職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憲綱二章仰見祖宗達上下之情明利弊之故拳拳為民之深意也夫天生民不能自治而作之君程頤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君不能獨治而委之臣使興利而革弊正以順民情而安民生養之大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興革之謂與為風憲者當以第一義視之斯可無負於上天付託聖主聖主付託人臣之至意也

格物通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正朝廷上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臣若水通曰重乾為乾健之至也九為陽德剛健居五為中正具剛健中正之德變化不測有龍之象五為君傳履帝位而有天下龍之飛于天所謂大人也此心此德人人所共有故興起其秉彛之心天下快

覲而願見之以其有中正之德澤天下而足以為人之所頼者也其見之不亦利乎由是言之人之利見大人以其有龍德中正也彼有是位而無是德者民將逺之矣故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舜之子而之禹其利見大人之謂乎

乾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臣若水通曰聖人具體乾道有元亨利貞之德出類拔萃卓冠羣倫而高拱於穆清之表居臣民之上所

謂首出庶物也而萬國之臣民蒙聖人之澤感而化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不安寧外寧其生内寧其性所謂萬國咸寧也是則聖人具中正之德極其裁成輔相之功猶乾道之變化也澤及於民生養遂而成性復猶萬物之歸根復命也此聖人之利貞也聖人體具乾剛中正之德運諸朝廷之上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臣若水通曰否德忝位則疚也剛健中正德之至也有是德而受命尊履帝位故不疚也然其所以不疚者以其德之光明爾陽剛中正故光大而高明足以居帝位而臨御朝廷以為臣民之瞻仰又何疚乎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臣若水通曰離為火重離兩火相照故曰繼明日月為明離日之象也離之相麗而作日之至明容光必照也大人體此象其德之明緝熙而不已猶日之繼

也四方之遠庶物之繁無有能遁其情者矣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凡日之所照大人之德亦照之也夫明德人人所同有人惟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失其明矣不明不足以照物豈足以立朝廷而臨天下耶故朝廷四方之極君德以高明為主未至於明者其亦反求諸心之所同有者明之而已矣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臣若水通曰鼎卦上離下巽以木出火有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知鼎為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取之以自正其位以凝承休命位者天位也天之道正也居其位而體天道之正隨所居之位而正焉正其心則思無邪也正其身則正顔色動容貌也正其事紀綱法度也與天合德而天命聚於我矣故人君以此而正位凝命以臨朝廷立四方之極如鼎之定而不遷矣可不慎歟

書周書洪範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告武王也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無有邪黨在位之人無有私相比附者惟人君立極於上皇極立則朝廷正矣斯有以化臣民之心使之大公無私爾淫朋比德皆私心爲之也堯舜之時公道大明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以堯舜執中之化也人君

居臣民之上可不謹於心術之微公私之辨以立朝廷大中至正之矩乎

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位君位也德元者謂為德之首也刑儀刑也越猶於也顯明也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君德既立則朝廷以正而小民觀感興起皆儀刑用德於下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天下小民之德皆王之德也於王之德

豈不益光顯矣乎

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文王之德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者勉而又勉純亦不已之意我王謂文王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四方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紀綱紀綱之本在君心故棫樸詠文王之德言其如金玉之質而有雕琢之文蓋其勉而又勉純亦不已而為四方之綱紀也蓋文王之心純乎天

理故運之於綱紀大之而綱人倫統體常張而不弛小之而紀政事節目常理而不亂所以維持統御乎四方者如金玉雕琢之文章也以此觀之人主欲正乎朝廷在先正乎紀綱欲正紀綱在先正乎一心使天理之本體大公至正廣大高明足以為紀綱之本而後施之紀綱者皆此心之管攝運用罔不振肅者矣紀綱振肅則體統尊嚴朝廷罔不正矣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朝廷正而四方敢有不正者乎故曰人主

一心萬化之源茍欲正紀綱以正朝廷而不先正此心以立其本則枝葉雖茂本根已蹷形體雖安命脈以危其如紀綱朝廷何哉

春秋成公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臣若水通曰書曹伯者王與其伯也因魯史之文也書歸自京師譏王之不罪其罪而成其爵也京師者朝廷也朝廷四方之極而命德討罪之所從出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不誅有罪而釋之歸以

成其為伯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王不能因晉之執置諸刑典討罪之權不行矣而使復國則命德之典何在焉命德討罪之典壞之於朝廷又何以為天下之共主哉

禮記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若水通曰此諸侯朝天子之事也天子無他事故諸侯各以其期見于天子是之謂朝其來朝之事豈

徒然哉亦爲述職而行也故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禮者五禮天子嘗因天秩而五庸之矣於是考諸侯之禮合於天子之禮否歟刑者五刑天子嘗因天討而五用之矣乃正諸侯之刑合於天子之刑否歟德者天子嘗因人之固有而敎之矣又一諸侯之道德以同風俗果合於天子歟如是則天子之禮刑道德諸侯奉承而不敢違是所以尊天子者至矣天子尊則朝廷尊矣臣民賴天子朝廷之尊以安者也

我朝稽古為治三年一朝天下岳牧郡縣之臣萃而覲之於天子固所以述職也而銓衡亦嘗有殿最之課矣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王制所謂禮刑固不待考正而自同矣獨一道德以同風俗者則在明天子之主盟斯道而輔臣宜賛襄之以成一德之化天下幸甚

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臣若水通曰君即天子也答對也南鄉南面也陽盛

於南方長養萬物之地也人君對時育萬物故南面以對陽也人臣北面以朝君者對君育養之德也君南面臣北面上下之位定而朝廷正矣

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若水通曰辨色謂初明之時可辨顏色也視之視朝也詩曰夜向晨庭燎有煇即臣之辨色入朝也所以防微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即君之日出視

朝也所以優尊也然入而臣先於君明分守也退而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退小寢釋服君後於臣防怠荒也君無怠荒而羣臣守分則朝廷尊矣漢唐以來或五日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仰惟聖明早朝晏罷退御便殿延訪政事可謂遠追帝王近遵成憲者矣持此始終如一不替益虔豈不休哉

哀公問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

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臣若水通曰正政者所以正朝廷也正三綱者所以正政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正則五倫正而為政之道得矣此朝廷之所以尊乎

仲尼燕居曰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出也故禮用之朝廷則

上下辨名分嚴尊卑有等是故官爵序也然則朝廷之禮其可以不肅乎

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天無二日日者天之陽精也陽一而已故日無二何以土無二王王御土中者也土中一而已故王無二何以家無二主主者家之尊也其本一而已故家主無二故三才之道一而已矣天之

尊在一日土之尊在一王家之尊在一父何二尊之有哉如此則君臣上下之等威以别而朝廷尊矣

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君臣上下貴極辨其分而不可紊久則弛而有倦則紀綱弗振而奸邪得以窺伺矣雖然嚴上下之分而必通上下之情然後有都俞吁咈之美也苟一于嚴則秦皇尊君卑臣之儀其可法乎而夫子云然者特感於春秋君弱臣强之弊故

傷之也乎

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臣若水通曰儀猶等威也每命異儀也位者貴賤之位也何以謂受職始為正吏受職事如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之職是也何以謂受服受皮弁之服如王之中士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之服是也

何以謂受位始有列位為王之臣如王之上士及列國之卿位是也何以謂受器始有祭器也如王之下大夫及公之孤有祭器者是也何以謂賜則則者未成國之名也王之下大夫出封則加一等而賜以百里二百里之地也何以謂賜官王六命之卿始得具臣治家邑也何以謂之賜國王之卿出封加一等為侯伯之國也何謂作牧侯伯有功德則加命之得專征伐為一州之牧也何謂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為二伯是之謂方伯也夫命也受也賜也作也皆出於朝廷主於宗伯所謂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朝廷正矣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儐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

臣若水通曰朝儀者王視朝於路門外之儀也東上其次以東為上也西上以西為上也北上以北為上也王族故士者王之族故為士而宿衛者也虎士者虎賁之士也大僕者侍御之長也大右者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類也擯者詔王出揖也特揖者孤卿尊也旅揖者大夫卑也旁揖者士又卑也還揖左右者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者也大僕前者自本位而前正王視朝之位也内朝者路門之内聽政處

也君臣上下貴賤之等其秩然而朝廷尊矣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臣若水通曰名者實之表也其名正則實正實正則朝廷正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故孔子因仲由之設問

而告以正名為先仲由未達於為國以禮之道遂疑其迂濶而遠於事情非今之急務也孔子乃責其不能闕疑而告之以為使名有不正其實俱亡所以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故正名分者所以正治之本而塞亂之源也夫子此言豈特為衛國之所當先耶於凡有國家者舍此不可以自立矣觀其修春秋而於踐土河陽之役去實以全名曰與其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之俱亡

是以周室雖微諸侯强盛以齊楚大國卒不敢侮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不亂者豈非以名分素明而民志素定哉此圖治者所當究心也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臣若水通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言號令也文典法也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序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讓譴責也告謂以文辭曉告之地遠者皁輕也

夫大君立極以風四方故必自治而後治人也是故

下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之違上有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之政未嘗舍已而勤人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先正謂朝廷四方之極其是之謂歟君天下者可不正心以正朝廷立四方之極乎

晉語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

臣若水通曰負羈曹大夫幹楨榦也宗本也紀理也夫親親賢賢國之大政也而有賓窮之禮焉所以行

其政也故曰國君無親國以為親故不親其親則不能明賢矣不親親明賢則不能禮賓矜窮矣其於禮政夫何有晉重耳出亡於外而國相多從之是終必有興者曹伯舍之而不禮是棄愛親明賢禮賓矜窮之義其能久立乎君子聞僖負羈之言可以知朝廷之體

漢文帝寵幸鄧通賞賜累鉅萬申屠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不正近貴壞之也漢文以堂堂帝王之貴寵幸鄧通之微臣朝廷解體而堂陛陵夷

矣幸而申屠嘉之守法使朝廷尊如泰山文帝雖曲

護通而終不罪嘉之守法此朝廷之所以反正歟

漢武帝元朔元年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廟堂者政事之所出也朝廷正則萬事

正而民心定而無土崩之患矣徐樂謂賢主獨覩萬化之原其原在修於朝廷自君心之正始也惜乎武帝樂其言而不能用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匡衡上疏曰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

臣若水通曰治在風化而已家至人說則堯舜之聖

不能以遍也故賢能任職百僚敬讓則朝廷尊崇而風化之本立矣風化之流自内而外由近而遠有不可禦者焉爾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紀綱之所係焉者也故一人足以正之一人足以壞之趙王良之豪橫是也一人足以正之鮑永之抗直是也向使非永之肅正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何以立極於四方哉此二鮑之劾奏權貴不避彊禦所以能肅清朝廷而森嚴堂陛也嗚呼賢哉

格物通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正朝廷下

漢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赴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宫省帝恠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

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臣若水通曰桓帝之時朝廷不正甚矣由權橫猖獗綱紀頽弛之所致也李膺之威望誅貪殘於合柱中朝綱為之一肅然不旋踵黨禍興朝綱至於掃地豈非天哉

晉惠帝元康四年司隸校尉傅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絶時朝政寛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

師肅然

臣若水通曰晉惠以暗弱之資行寛縱之政朝綱大紊堂陛頹毀矣傅咸持風裁而京師肅然朝廷一正其弛其張在人而已矣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晉成帝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

之

臣若水通曰為國以禮禮者國之楨榦也故禮達而朝廷尊矣晉之中朝傾覆皆王謝放棄禮法之疚也然則後之人君欲正朝廷以立國者舍禮何以哉壼不畏强禦言人之所不敢言忠義之氣與日月爭光矣

晉穆帝永和二年都鄉文穆公何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所選用皆以功効不私親舊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有人而尊也晉室不綱臣之不職矣若何充者其羣烏之孤鳳歟臨朝正色社稷自任選用功能朝綱為之一振偉哉

晉穆帝升平四年燕太原王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率由權豪壞之也慕容恪當國家危疑之秋而能謹禮法博詢公議可謂能尊朝廷以安社稷矣

陳宣帝太建九年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饔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

臣若水通曰鄴後周之都周平齊故梁朝於周也積者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也饔者腥牲也五代志曰梁主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饔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

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授贄授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

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為使牢米束帛同三公臣謂君臣之相覲古之制也封建廢而朝覲之禮亡矣周主因梁之朝慨然復古禮之盛其亦曠世之一快覩也周之朝廷於是益尊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視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

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横爾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

鄙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臣若水通曰朝綱之弛自親貴始也太宗愛寵魏王而怒及羣臣朝廷不正之漸矣向微魏徵引春秋倡大義尊王人振朝綱則貞觀之治不足觀也已傳曰體統正而朝廷尊其斯之謂乎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論治者貴識體所謂體者朝廷上下之禮也元首明股肱良則庶事康是之謂朝廷正矣元首叢脞股肱惰則萬事隳是之謂朝廷不正矣魏徵一言而太宗乃悟此其所以成貞觀之治也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

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責在任將相將相得而朝廷尊矣太宗以天子之尊乃欲兼行將相之事而猶矜已以誇人與羣臣校功爭能矣自卑孰甚焉張行成一言而朝廷之體尊其亦得尊主之道者歟

唐肅宗至德元載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

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時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若水通曰武臣驕慢背闕坐笑是不知有朝廷之尊矣御史李勉聲其罪以正體統而朝廷始尊此肅宗之所以歸功於勉也雖然人君不能自尊而賴臣下以尊之亦可悲矣然則自尊之道在正心以正朝

廷君人者不可不知

唐穆宗長慶元年冬十月裴度上表極陳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朝廷者天下之本未有朝廷不正而可以正天下者也裴度謂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可謂得正朝廷以正百官之體矣有天下者其知所務哉

唐文宗太和二年春三月己卯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其畧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唐之季葉内豎弑立藩臣稱兵始於朝廷之不正而紀綱隳壞也劉蕡以布衣發憤一言切中時病可以為社稷之臣矣乃棄而不取胡寅所謂違天理逆人心者是也何以為朝廷哉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世人臣恃功驕恣者良由朝廷不正而紀綱法度之不立爾知誥自㓟而中外肅然所謂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

陸贄奏議曰風化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範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恭敬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于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

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不可以不正也故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化服以德宗之猜疑則朝廷何由而崇尊百官何由而承式諸侯固將以解體四方由之而起釁禮讓風化之効胡可得也贄之言德宗不能用至今而始驗也惜哉

宋神宗熙寧三年文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

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臣若水通曰鎮之以靜重兼之於衆論恊之於人心則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政出於一而天下治矣文彦愽老成忠厚之論足以破紛更亂政之惑矣惜乎神宗之心溺於功利之說而不知大不利者在朝廷爾

宋哲宗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

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横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恱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

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
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
悮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
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否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
也兩宮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不正由於用人之邪正爾故

一蘇轍立朝則朝廷不正何也不正之類將從之也

一王巖叟立朝則朝廷正何也正人之類將從之也所謂正不正之分豈有他哉於心術焉見之也四凶之於十六相其才華孰能辨之哉後之人主欲尊朝廷者當慎於邪正之擇而勿貪人之文采焉可也

宋儒程頤上英宗書云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源如此治將安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在紀綱而已矣紀綱者何君臣父子是也禮曰聖人作為君臣父子以為紀綱紀

綱既正天下自定是故紀綱壞不足以言朝廷矣程頤此言誠知治國家天下之大要也爲人君者其慎之哉

范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知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何以為四方之極也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故在公正而已矣人君之道如天運於上一正以勝百邪一公以絶天下之私故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苟以詐術御下已自不正矣何以正朝廷而示天下之正乎

朱熹曰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肅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明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

畢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之言蓋本於董仲舒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之意然非無其本也其要係於君心焉而已爾君心正則萬化隨之然其所以得此心之正者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而凡施為注措皆當於義而無愆也太平之治豈不可坐而致哉

國朝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太祖皇

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閒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禮儀有不閒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主於嚴君臣之分主於敬若無嚴敬則上下不辨名分不正豈足以謂之朝廷哉豈足以成天下之治正天下之民哉伏覩我聖祖諭中書省臣之言可謂能正心以正朝廷矣臣願聖明法祖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而天下正矣

諸司職掌朝儀凡朝班序立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各照品級文東武西依次序立風憲糾儀官居下朝北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

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如有事奏須要從班末行至御前跪奏不許於班内横過奏畢即便入班序立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在朝儀不肅則禮法隳矣故必有拜立之節劾奏之儀夫然後上下之間截然名分之不易而禮法行矣禮法行而朝廷焉有不正者哉

禮儀定式凡朝參遇有聖諭教誡須當專心致意拱聽分明即便省身克已不許放肆馳心外想

臣若水通曰臣子對君之言當尊之如天而不可少忽也是故專心致意誠也拱聽恭也省身克己敬也戒放肆馳心立信也誠敬恭信所以尊君如尊天以尊朝廷也朝廷尊則莫不出於正矣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

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臣若水通曰刑賞者朝廷之大法也所以為朝廷者

以其有刑賞之正也刑賞廢紀綱弛焉足以為朝廷

哉伏覩太宗文皇帝諭鄭賜之言朝廷大公至正之

道不以功而可廢矣仰惟聖明法祖圖治公道大行

私恩盡黜則帝王之治可致矣

憲綱凡有朝會行禮失儀聽糾儀御史舉劾常朝官奏

事理有未當及失儀者聽侍班御史并給事中劾奏依

律罰俸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禮而尊也故叔孫制禮而漢尊

李勉一言而唐尊李綱一入而宋尊非禮儀不足以

肅之也然欲使朝廷之尊豈徒聲音笑貌為之哉盍

亦反其本矣

格物通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五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正百官上

書虞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臣若水通曰此舜見諸侯來朝之事也史臣言舜初政之時輯斂五等瑞信以徵五等之諸侯五瑞謂天子始封諸侯所錫之珪公桓珪侯信珪伯躬珪子穀

璧男蒲璧五等其珪頭斜銳以合符於天子冒珪之刻小大長短廣狹之度以驗其信否者也既盡也此正月四方諸侯有至者如四岳為四方之諸侯群牧為九州之牧伯則日日覲見之蓋欲以少接得盡其詢察禮意既見之後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夫不徒徵之而日日見之然後還其瑞焉見之所以通其意也頒之所以新其始也乎上下之情同道德之化聖人所以治天下如此令之布政郡州古之

六相天下無為而治可見為治之道非有他惟進賢退不肖爾然則賢愚同混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惟聖明留意焉

周書洪範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言造就羣臣之道也人有位之人也有能有為謂有才幹者羞進也昌盛也正人者在官之人也富祿之也穀善也有能有

為者不進於行則德不勝才非吉士也故必使之進其行焉行者德之實事才之本也如此不惟有以擴充其才且有德以將之不至恃才妄作矣由是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有不昌盛矣乎夫在官之人有祿可仰斯可責其為善而羞行也否則雖欲進行其可得乎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六卿之言也六卿者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屬者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倡亦率也九牧者九州之牧伯也阜厚也成化也言六卿各分其職不相侵奪各倡其屬勤供職事以為九牧之倡政治明教化洽使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夫朝廷百官乃萬邦之表率也百官正則萬邦正矣萬邦正則兆民安矣然欲正百官者又在人君正心始也

詩小雅巧言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臣若水通曰此詩乃大夫傷讒之所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旣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惡之如怒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喜之如祉則亂庶幾遄已矣若夫忠讒莫辨善惡不分則百官何由而正哉人主欲正百官必明善惡之歸鑒忠讒之別在正其一心而已正其心在正其

喜怒而已喜怒者發於君心而小人最易於窺伺一或不正則讒邪得入亂之所由生也百官安得正乎

禮記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臣若水通曰屬連卒州以大小異其名皆聚之意也

長帥正伯亦以大小而異其官也凡此皆因賢侯為之統於外者也二伯統於內者也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者也陳澔曰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為天下之伯也內外相承而體統立矣

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七人

臣若水通曰三公師保傅也象三光也取數於陽也卿大夫元士之數三倍之也所以備陽道之用也次國二卿命於天子殺於大國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殺於次國也卿大夫士之數皆竒也取數於陽也佐其君以陽道治人者也生育之義也

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臣若水通曰制三公三公命服之制也卷與衮同有降龍無升龍也有加則賜者三公若加一命與王者之後同故賜衮也不過九命者孔穎達曰三公八命身着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而着衮冕九旒服九章也加賜制特數也不過九示定制也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鷩冕也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夫出封者

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也是故制其命數而官爵之禮著矣

坊記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家富卿大夫之富也夫名分者人君所以御臣之柄是故大夫而僭卿則卿可僭諸侯諸侯可僭天王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古之明王聖帝防微

於其漸故服采以章之爵位以辨之名分正則百官正而天下定矣於乎寵禄之過其分而弗致三家六卿之黨者臣未之聞也吁可不懼哉

表記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臣若水通曰邇臣近君者也故欲其守和蓋過於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過而為亢是故知剛知柔納約自牖者可以語守和之道矣宰者太宰之官掌建邦之六典故以正百官使不越其分不曠其職而

百官正矣大臣二伯六卿也爵位既重故慮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不容已矣邇臣太宰大臣各修其職此朝廷所以無不正之官乎

周禮天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者當審其馭之之法無法以馭

之則亂亂則廢事隳矣是故有爵以貴之有祿以富之有予以幸之有置以行之有生以福之有奪以貧之有廢以罪之有誅以過之八者之柄操而後羣臣之職正故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故為人主臨莅百官之上在攬其威福予奪之柄而後可

天官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臣若水通曰叙秩次乃一尊一卑之不容紊者也其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者何哉蓋位有貴賤治有大小事有先後食有多寡會有詳畧情有好惡其分之殊誠不容以弗辨者也以此六叙而正之則莫不一於正矣其於董正治官何難之有哉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

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臣若水通曰擾猶馴也統猶會也詰猶禁也任猶使也生猶養也天官冢宰之職統百官是故大司徒以下之官於此亦正焉冢宰建立六者典常之法以佐王之治冢宰掌邦治故一曰治典其曰經曰治曰紀皆其職也司徒掌邦教故二曰教典其曰安曰教曰

擾皆其職也宗伯掌邦禮故三曰禮典司馬掌邦政故四曰政典司寇掌邦禁故五曰刑典司空掌邦事故六曰事典其自曰和邦國以下曰統曰諧也曰平曰正曰均也曰詰曰刑曰糾也曰富曰任曰生也皆各以其職也是故六典舉而六官正矣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

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臣若水通曰府者百官所居也糾察也弊斷也官屬者六官各有屬也屬各六十故以舉邦治也官職者六官各有職也職各有別故以辨邦治也官聯者衆官共舉之而後事得會合故曰會也官常者非連事通職而各自聽治之故曰聽也官成者官有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治也官法者當職所主之法度將此以正邦之政治也官刑者官中之刑也官計

者平治官府之計也是故八法修而百官無不正矣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臣若水通曰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宫門所以習武教者也旅賁掌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貳副也陪重也奔走使令也夫自天子以至百官尊卑之分

森若堂陛然是故有虎賁之臣有旅賁之士有貳車之御有陪乘之徒上下有章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文武周公之道不衰周官之法行則楚公子圍以大夫而干諸侯之服者罪不容誅矣

漢順帝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禄大夫周栩馮羡魏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収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

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竦

臣若水通曰激濁揚清人主所以振肅百僚也順帝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黜貪可謂知務矣張綱獨埋輪於都亭慨然有芟鋤罪魁之志遂劾梁冀之惡夫冀無忌憚甚至殺賢臣弑幼君釋此不問惡在其為

激濁揚清振肅百僚也哉

漢桓帝延熹二年以大司農黄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臣若水通曰人之恒情必有所懲而後有所勸故舜

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故正百官者在慎勸懲而已黄瓊首居公位力去奸貪而海内翕然范滂案察冀州有志澄清贓吏解去肅條貞度君子於二臣有取焉

晉武帝太康五年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詰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恥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取士惟賢惟能成周取士鄉舉里

選是以官必稱任士無倖進風動咸寧此其由也自後漢立四科去古未遠魏承漢統立中正之官定九品之制用人之法始弊矣晉踵其失是以官無純德朝多弊政此劉毅所以懇切為晉武言也惜乎晉武非大有為之君不能更張以新治化遷延不振晉因以亡後之有天下者宜可以鑒矣至於身言書判之法立年格詩賦之制興上既以言而求人下皆以言而進用是以凡庸者或得以伸於上純德者或反以

屈於下遂使賢能之典舉選之制不見於後世矣嗚

呼惜哉

晉武帝太康十年劉頌上疏曰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

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

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

領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

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公孤之任論道燮理弘化寅亮六

卿分職率屬阜成兆民未嘗以相侵奪也後世宰輔下侵衆職此百官之所以不正而作威作福之禍興也劉頌之言豈不信哉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事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

臣若水通曰上下大小體統不紊而後百官得其正

故君擇相相擇六曹六曹統監司監司統庶僚如綱之有紀故得一正人則用無非正人百官正而萬事理矣徐邈之言可謂知要哉

晉懷帝永嘉二年尚書令楊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賣金邪雄謝之

臣若水通曰設官所以為民設爵所以待官也故重其爵所以重其官也重其官所以重其民也自輸粟

拜爵之制啓而爵始輕爵輕而官不重何以望其有以澤乎民哉故上進之以義則下之進也以義故百官正下懷義以報其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進之以利則下之進也以利故百官不正下以利而事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梁武帝天監元年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以功勞才器寃沈莫達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

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劉孺為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漑彦之曾孫也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内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臣若水通曰正萬民必本於正百官正百官必本於正朝廷而正其心始也夫正心者聖學之要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梁武帝立謗木肺石通下

情也詳於擇守知先務也通下情急先務宜乎百官正而萬民正矣然而不免海内之亂者何哉武帝好尚佛教心術之邪也人君其慎於擇術哉

魏太師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魏以九命設官其爵禄之差等辨矣然居之者人也辨其官而不辨其人則高墉之集鴟鼠之羞其召亂必矣故以德而

定爵以能而授官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豈非天下有道之隆邪操用舍之權者慎之哉

隋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上書曰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臣若水通曰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故正民者先正百官也又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故欲正百官者先正君身也李諤欲抑干進勵廉恥可謂救時之弊矣然徒欲正其末而不知先正其本未見其能正也已

是故人君欲知正百官之道者則盡反其本矣

格物通卷五十三